

中法瓷都，跨越时空的牵手

新华社法国利摩日/江西景德镇电(记者陈毓珊、黄浩然)法国中南部小城利摩日街头,和煦春光下,一根青白瓷柱上“谢谢景德镇并热爱利摩日”等中、法文标语清晰醒目。

这件瓷器作品,是法国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与中国景德镇陶瓷大学师生们的合力之作。自2018年伫立在利摩日以来,它向世人展示着中国景德镇和法国利摩日这两座“瓷都”跨越时空的牵手。

在绵延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上,景德镇与利摩日深入交流,在瓷器艺术上书写着文明互鉴的佳话。

18世纪,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从景德镇传到法国,对利摩日制瓷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光阴荏苒,2010年,景德镇与利摩日结为友好城市。一年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前身景德镇陶瓷学院和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共同打造的国际陶艺工作室项目,为两所高校互派艺术工作者和留学生提供了平台,陶瓷成为他们交流的共同语言。

现代陶瓷生产工艺,陶艺创作手法……从景德镇来到利摩日的中国留学生,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从利摩日来到景德镇的法国留学生,从古瓷的瓷片上感受历史脉动。

曾在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交流的周雷,一边钻研两地的制瓷工艺和创作手法,一边琢磨如何将西方的现代工艺和创作理念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将青花瓷的古韵融入西方美学,让它们突破传统,走向世界。”

从中汲取灵感的,还有法国陶瓷设计师米乐蒂·布夫雷。不久前,她烧制出一件名为“泥土与雨水”的陶瓷作品。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瓷瓶上,明亮的白色瓷胎如皎洁月光,瓶身密布的沟壑似涓涓溪流流淌而成。

布夫雷拍下眼前的一幕,上传到个人社交媒体上,并配上文字“这是时光留下的痕迹”。此时,距离她结束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留学生活,已过去了6年。



博物馆(一月十三日摄)。这是在法国利摩日拍摄的阿德里安·杜布谢国家陶瓷博物馆。

“从中国瓷都回到法国瓷都,两地跨越时空的交往,带给我无限的创作灵感。”6年前,布夫雷将自己的工作室设在利摩日。“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依然在传承千年的制瓷技艺,令人赞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如今,利摩日的阿德里安·杜布谢国家陶瓷博物馆,馆藏数千件陶瓷艺术品中不乏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既有融合中西方元素的外销瓷,也有富含中式古典魅力的作品。

而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同款的青花瓷盘通过瓷片修复,解析蕴藏其中的陶瓷基因,复原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面貌。

“陶瓷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景德

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珐琅在来到中国前,是应用在金属材质的器物上的,但在景德镇能工巧匠手中幻化成琳琅彩,成为在工艺交流中诞生的陶瓷品种。

在景德镇留学期间,布夫雷曾在景德镇望龙陶瓷有限公司实习,当时她创作的一款杯碟带回法国后,被一位知名主厨看中,此后成为盛放法餐的餐具。

受此启发,景德镇望龙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望龙把公司的设计室搬到了欧洲,法国人诺曼·特拉普曼是设计团队的一员。

“作为设计师,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材料,包括瓷器。同景德镇陶瓷工匠的跨界合作激发了我新的创作灵感。”特拉普曼说,“我们和景德镇的同事每周开一次电话会议,讨论

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设计在海外,生产在景德镇,当72道手工制瓷工序遇上国外设计师,先进的设计理念运用到景德镇陶瓷生产中。

今年年初,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家居展上,由特拉普曼设计、望龙陶瓷有限公司生产的青瓷洗浴套装拿到了国际订单。

“就像面粉既能蒸出馒头也能烤出面包,我们与法国设计师深度交流,跨界融合赢得了国际市场的青睐。”余望龙说。

“利摩日制造”的陶瓷作品已连续多年参加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为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写下精彩一笔。

因瓷结缘,踏浪交融,中法两国共同奏响的泥与火之歌,历久弥新。

美国孟菲斯动物园为大熊猫“丫丫”举行欢送会

新华社华盛顿4月8日电(记者孙丁)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8日为雌性大熊猫“丫丫”举行欢送会。

当天,数百人在孟菲斯动物园中国馆参加欢送会,他们向“丫丫”道别,在告别信上签名,并一同观看田纳西州一所武术学校在现场进行的表演。

“丫丫”和雄性大熊猫“乐乐”2003年抵达孟菲斯动物园开始旅美生涯。该动物园去年12月宣布,由于同中方的租借协议即将到期,“乐乐”和“丫丫”计划在未来数月内返回中国。

孟菲斯市当地时间2月1日早晨,“乐乐”被发现死亡。孟菲斯动物园表示,“乐乐”在睡觉时平静离去。中国动物园协会之后通报说,中方

赴美大熊猫专家组与美方专家共同完成对“乐乐”的尸检,观察到心脏病变,初步判定是其死亡的原因。

此外,专家现场查看“丫丫”的健康状况,并调阅“丫丫”体检报告和健康月报。评估认为,目前“丫丫”除皮肤病导致的毛发脱落外,食欲良好,粪便性状正常,体重稳定。专家

组还就“丫丫”的被毛异常情况与孟菲斯动物园进行讨论,并就“丫丫”的饲养和护理向美方提出建议和要求。

为做好大熊猫“丫丫”的饲养护理和运返工作,按照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要求,中国专家组成员、北京动物园的兽医和饲养员于3月16日抵达孟菲斯动物园。

“谁在管理国家？是战争机器”

起底美国军工复合体

如何,只要能卖武器就行,“持续的战争就是他们乐见的结果”。科瓦利克将美国军工复合体形容为“世界的祸害”。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北约五度东扩,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挤压,导致乌克兰危机在2022年升级,欧洲大陆战火重燃。这场冲突对美国军工企业可谓利好消息。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曾估算,自危机升级至去年年底,美国军工企业从伙伴国家获得的军售订单总价值近220亿美元。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著《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中写道,战争需要有人来准备,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推动,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事实证明,美国军工复合体就是这样一头热衷于制造战争的“怪兽”。

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由美国发起的达201次。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在世界各地频繁动武: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空袭利比亚,干涉叙利亚……美国军工复合体驱动战车,将战火烧遍全球,令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战乱动荡,造成超过9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在美国历史学教授威廉·阿斯托尔看来,美国发动战争背后存在一个扭曲的逻辑:作为“暴力和恐怖活动的主要实施者”,美国却宣称自己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些战争符合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

一张无所不在的巨网

——“能够主导整个美国社会”

作为纽约市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中层经理,瑞典与许多普通美国人一样反对战争。他认为五角大楼已失去控制,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来说已成为威胁。然而,并不真正清楚军工复合

体的“水”到底有多深,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利益集团的影响。

每天清晨起床,瑞克会戴上由国防承包商制造的隐形眼镜,服下由国防承包商生产的胃溃疡药物,通过一台由国防承包商制造的电视机观看伊拉克最新的混乱局势,心里想着自己“从来没有支持过这场战争”……这是美国作家尼克·图尔斯在2008年出版的《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描写的一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讽刺又真实。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警告:“强大的军事组织与庞大的军工企业的联姻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我们必须防止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应有的影响力。”然而,如图尔斯所述,军工复合体如今深入美国人生活的程度,已远超艾森豪威尔的想象。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兴起于二战之后。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美国经济与军队的捆绑加强,美国500强企业大部分成为国防承包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国防支出高达10万亿美元,直接受益者便是军工行业。当时就有人大声疾呼:美国经济已成为“绑在战车上的附庸”。

数十年来,这个由军方、军工企业与政客捆绑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挑起冲突、制造战乱,在毁灭无数家庭、带来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同时,自身靠着战争不断敛财,膨胀为“能够主导整个美国社会”的庞然大物。图尔斯指出,如今的美国,军工复合体与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息息相关,涵盖军火商、金融寡头、政客、学术说客、媒体巨头等各个行业,构成了一张触角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巨网。

在军工复合体内部,各方之间通过复杂的利益关系紧密勾连,例如很多美国国防部门官员“入则为官,出则为商”,在政商“旋转门”间不断穿梭,从而实现政治套利。美国现任防长奥斯汀2016年在中央司令部司令任上退役后,曾担任雷神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董

事会成员,还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任职前曾是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成员,从国防部长岗位上卸任后又重新成为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成员;另一位前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雷神公司高管,从政府离职后加入了制造军用设备的伊底鲁斯公司。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进出“旋转门”的美国“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着决策的权力。

谈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敛财术”,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了如指掌。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个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常常被学术界和媒体所“忽略”。军工复合体一方面通过项目和就业影响关键选区,进而与政客实现利益捆绑;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和政客妖魔化其他国家,夸大“安全威胁”,煽动选民情绪,以达到推动军费开支不断上涨、为自身捞取更多好处的目的。

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能量”,斯平尼年轻时就有亲身体会。1970年,当时还是美国空军一名低阶官员的他,曾揭发一家国防承包商存在问题,结果遭到这家公司威胁。尽管他举报成功,导致该公司的合同被取消,但这家公司不久后再度成为美军合作伙伴,其现在每年负责的军工合同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

一种反噬自身的顽疾

——“只服务于社会顶层1%的人的利益”

“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不要战争!”

今年2月19日,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周前前夕,美国上千名反战人士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前集会,反对美国挑动俄乌冲突,要求解散北约,削减美国军费。

来自佛蒙特州的抗议者亚历克斯·肖尔茨-卡拉巴卡斯说,美国不需要军工复合体,美国把大量资金投入军事领域,把军力部署到

(上接1版)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海南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得天独厚。海南常年种植热带水果310万亩、产量525万吨。截至目前,收集保存热带作物和果蔬资源13504份,引进400余个热带水果新品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果蔬新品频频上市,传统优势品种提质增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的集体产业基地,每天都能看到全国政协委员、五星村党总支书记黄丽萍的身影。芒果、豇豆等果菜进入收获尾期,另一头的空地正在进行土壤改良,不久后将化身试验田。

黄丽萍说,围绕村里的主导产业豇豆,中国农科院科研团队将开展农业技术综合示范,利用防虫网、生物诱导等技术推动农药化肥减施,提升质量效益。据介绍,五星村正通过品种、技术优化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通过发展田园民宿、乡村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文罗镇正在建设冷链物流园,把优质农产品送向更多消费者的餐桌。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调整农业结构,推广高附加值的优质品种,并围绕15个农业主导产业启动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开展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努力打响海南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深圳加速推进“工业上楼”

(上接1版)与南山智造红花岭基地城市更新项目相隔不远处,是深圳首个“联合上楼”项目——科技联合大厦。这是14家科技企业联合建设总部大楼的首创之作,建成后将成为深圳南山区留仙洞总部基地新地标。

“从一片砂场到百丈高楼,科技联合大厦毗邻深圳湾,辐射香港,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办公用房的新选择。预计大厦全面建成后,可形成高达上千亿元的总部经济产能。”中建二局二公司科技联合大厦项目总工程师沈明说。

类似的“工业上楼”项目还有不少。在龙华区,清湖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打造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创意产业新集群;在宝安区,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建成后提供优质产业空间36万平方米;在坪山区,百米装配式“摩天工厂”坪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期项目竣工。

截至目前,深圳共有72个“工业上楼”项目,用地面积854.8万平方米,厂房面积2306.5万平方米。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工业上楼’既能提升工业用地的投资开发强度,使有限的产业空间得以优化利用,也能把产业相关企业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内,有效引导产业发展布局,实现高新产业聚集。”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余锡权说,“工业上楼”承担着深圳产业转型升级和土地节约利用的重要使命,有望让深圳的城市产业空间从“存量”变“增量”,推动制造业持续发展。(参与采写:黄雨佳)

国际观察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朱瑞卿)20年前的4月9日,美军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曾经富裕的中东国家陷入无尽的战乱冲突。

有人形容,美国不是在发动对外战争,就是在发动对外战争的路上。那么,谁在美国无尽的对外战争中最大赚特赚?答案简单明确:是那些实际控制和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军工复合体。

一头肆虐全球的怪兽

——“持续的战争就是他们乐见的结果”

在美国阿肯色州南部,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家工厂中,数十名焊工和装配工正在生产线的不同工位上忙碌着,组装该公司的招牌产品——“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这种武器因俄乌冲突而销量大增,厂家正加紧赶工。目前,这家工厂每年能生产48套“海马斯”系统,计划到2025年第三季度产能翻一番,达到年产96套。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军工行业一派“繁荣”景象,许多军工厂全力提高产量,包括生产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量惊人的各种炮弹。美国陆军计划在得克萨斯州加兰市新建一个炮弹工厂,艾奥瓦州米德尔敦一家生产155毫米口径炮弹的工厂正在扩建,戴-齐默尔曼公司正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等地的军械厂招聘更多工人……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达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军火订单流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军火巨头的口袋。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法学教授丹尼尔·科瓦利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军火商靠向世界卖武器发财。这些军火商为了利益推动战争,他们根本不在乎战争的结果

靠近他国边境的地区,在世界上引发不安。

然而,面对民众的反战呼声,美国政客们置若罔闻。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美国军工企业在2022年前三季度共花费1.01亿美元用于游说政客,以求在不断攀升的国防预算中分得更多。

在军工复合体驱动下,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制造战乱冲突,给许多国家带来深重灾难,自身也付出代价、遭到反噬。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报告,有超过7000名美军士兵以及超过8000名美军雇员在本世纪初以来的战争中身亡,死于自杀的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数量至少是在战斗中阵亡军人数量的4倍,估计超过3万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投入约2.26万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中投入超过1.92万亿美元,巨额军费支出是美国联邦政府如今负债超过31万亿美元的一个重要原因;“拱火”乌克兰危机和对俄制裁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加剧了美国的通胀,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而激进加息,又引发金融领域动荡……

斯平尼认为,军工复合体的巨大影响力使得美国无法制定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等垄断与腐败行为。这一利益集团的形成是美国政商勾结、纵容欺诈、监管不力等诸多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军工复合体已成为一个毒瘤,不仅危害世界,也严重侵蚀美国自身肌体,损害美国民众利益。美国《雅各宾》杂志一篇文章指出,在军工复合体主导下,大量原本可以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创造更多价值的资金被投入军工行业,“这是军火商们喜闻乐见的政策,只服务于社会顶层1%的人的利益”。

美国反战人士和时事评论家吉米·多尔说,美国的敌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掠夺了这个国家数万亿美元的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无法停止。谁在管理国家?是战争机器。”

(参与采写:孙丁、胡友松、肖潇、陈俊侠、许嘉桐、徐驰)